



陈子昂如何成为“唐诗之祖”？

龚学敏：是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孤独



龚学敏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陈子昂



扫二维码
看本文视频

“孤独”让陈子昂形成了 清新刚健的崭新文风

陈子昂被称为“唐诗之祖”，引领一代诗风，影响力至今不绝。为什么是陈子昂？这不是莫名其妙的。龚学敏特别注意到是陈子昂的人生际遇。陈子昂出生于梓州射洪（今遂宁射洪市）一个富裕家庭。少年时，陈子昂乐善好施、慷慨任侠、尚武好剑，总期望金戈铁马、驰骋疆场以建功立业。十七八岁时，陈子昂不小心用剑伤了人。从此，他痛下决心，弃武从文，发奋读书。之后他出三峡，去长安。23岁时，陈子昂考中进士，入仕为官。他的谏言被当时的皇帝武则天采纳且给予高度评价。陈子昂的官职一直都不高，最多就是“右拾遗”。他依然坚持直言。但他的谏言一直没有被采纳。龚学敏提到，“我们看到，唐代有很多重要诗人，彼此都是有一些联系的，他们会有很多诗歌朋友。陈子昂却很少有朋友。这其实也证明陈子昂的社会地位不高。也正是这份孤独，成就了诗歌上的陈子昂。”

陈子昂才华出众，但知音难遇。一生官运不济。这给他带来郁闷忧伤。客观上，这也帮助他抵挡掉了很多无意义的影响和搅扰，没有沾染上官场文风，他才能看到当时诗歌存在的问题。才能面对自己，面对时空，发出千古感叹。正是“孤独”让陈子昂形成了清新刚健的崭新文风。

《登幽州台歌》这首诗引发无数人的感喟。龚学敏也是其中之一，“这首诗给读者无数个领受的方向。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，甚至同一个人，得意的时候和失意的时候，都能找到领受的点，都能找到与之内心深处相通的地方。这就是它成为一首伟大的诗的关键之处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首诗总有新的解读版本的重要原因。它不只是精妙地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，还回答了在哲学上的终极三个问题：前不见古人，我们从哪里来的？后不见来者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念

天地之悠悠，在悠悠时空中，我们是谁？”

在这首诗里，我们看到了陈子昂，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天地，看到了众生。

谁能把“风骨”写出来，
谁就是当代陈子昂

在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上，陈子昂得到诗人龚学敏的格外青睐。“如果让我选择一位为其写传，我一定会选择陈子昂。别的历史名人当然各有各的优点，我最看重的是陈子昂的诗歌改革精神，在当下非常有启发性和现实性。”社会不断变化，诗歌的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。比如唐诗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，随着时代的前行，唐诗的格律也会成为桎梏，导致后人不断重复前人，或者诗人重复自己。这就到了唐诗的形式已经无法承载变革的社会，于是呼唤新的诗歌形式出现的时刻。“从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到现在进入信息时代，我们的诗歌，肯定就是要关注大众，关注时代。然后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。”

作为一名资深的诗歌刊物编辑，在诗歌上深有造诣的当代诗人，龚学敏对汉语新诗的发展，有深切的观察和思考，“汉语诗歌当然也一直往前走，朝前发展。很多诗人作出了各种探索，不管是从题材还是写法，抑或是诗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。但是我一直觉得，还缺少黄钟大吕的大格局的作品出现。就像陈子昂在他那个时代写出的“念天地之悠悠”那样的作品。对于当下诗歌创作容易存在的一些问题，龚学敏也看在眼里，“如同质化严重，媚俗化，言之无物等等。”对于不同的诗歌流派，不同写法的存在，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价值。“因为诗歌的发展需要肥沃的土壤。在这个土壤之中，汉语新诗一直期待一个拔尖的人物，像陈子昂那样，引领一代诗风，助推新诗达到一个高峰。我可以这么说，谁能把当代的‘风骨’写出来，谁就是当代陈子昂。”

“念天地之悠悠，
独怆然而涕下”。

一首《登幽州台歌》，写透千古孤独之心。位列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的陈子昂，不光拥有李白杜甫等重量级古代诗人知音，还拥有大批当代诗人粉丝。比如《星星》诗刊主编、诗人龚学敏。龚学敏认为，眼下汉语新诗也正呼唤“当代陈子昂”登场，开一代诗风，带领新诗走向高峰。

陈子昂倡导的“风雅兴寄”和“汉魏风骨”，表面貌似“复古”，但在龚学敏看来，“‘复古’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不好听。陈子昂实际是说，诗歌创作，在内容要学习国风那样，接近民间，贴近现实。在风格上，提倡学习《大风歌》那样的开阔、刚毅。”

在6月初夏的成都，常璩以“方志鼻祖、蜀史巨擘”的高度，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。“《华阳国志》，是地方志中的《史记》。而其作者常璩，是一位有着非凡勇气的和平主义者，是自成一家、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，更是秉笔直书的时代记录者。”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编审张国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说到常璩与《华阳国志》，张国文评价道：“一部中国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；一位生于乱世却笔耕不辍的史学家；一笔留给后世无穷无尽的精神文化财富。”他翻出一本做满笔记的《〈华阳国志〉新校注》，随手一指侃侃而谈，解释文中所记载的故事。

张国文：《华阳国志》就是一个大APP



张国文

《华阳国志》是历史大素材库

“我读《华阳国志》是一种好奇，一种内在的冲动，是多年以前。”张国文说，在第二批历史名人未确定之前，《华阳国志》就已成为了他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一本案头工具书。因为在张国文的写作中，总是跟历史有关，并且总想从四川的历史中生发出一些观点。“所以，《华阳国志》就是必读之书。”

譬如，在张国文所著的《东坡茶》中，谈到有关茶在巴蜀的记录，其中就引用了《华阳国志》里的记载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“南安、武阳皆出名茶。”南安即今天乐山一带，武阳即今天眉山一带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中还记载了巴蜀关于茶贡的情况：“周武王伐



常璩

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著乎尚书……其地东至鱼复，西至夔道。北接汉中，南极黔、涪。土植五谷，牲具六畜。桑、蚕、麻、苧、鱼、盐、铜、铁、丹、漆、茶、蜜……皆纳贡之。”又：“涪陵郡，……惟出茶、丹、漆、蜜、蜡。”

“当我们在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的争论中，不得不向历史寻找证据的时候，《华阳国志》是不能越过的一座历史大素材库。”张国文表示，他正在创作的另一本跟四川历史相关的书籍，其中《华阳国志》成为了他必备的“参考书”。

《华阳国志》有不朽的生命力

此外，张国文也用极为现代的比喻，来形象地说明《华阳国志》在当代的作用和价值。“《华阳国志》是一个大APP，随便在书中翻检一下，就能找到很多有趣的点。比如三星堆、萧何月下追韩信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、南方丝绸之路……”

作为一名作家，张国文也提到《华阳国志》对于当代写作的影响。《华阳国志》经过一千六百年的时间洗礼，却仍焕发着不朽的生命力，不仅是其将古代志书中历史、地理、人物三者相结合，创立了体制完备、内容丰富、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，还因常璩秉笔直书的良史态度，身处乱世却有着非凡勇气更崇尚和平。

“《华阳国志》，是地方志中的《史记》。”张国文总结道，“对于每一个研究古代史特别是西南地区史、巴蜀史的人，《华阳国志》是一座不能忽视的山峰。如果我们避开了《华阳国志》去说古代史，恐怕会显得乏力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。”对于今天的从事创作的文史爱好者特别是青年写作者来说，常璩将地理、历史、人物三者结合的写史方法，也值得借鉴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